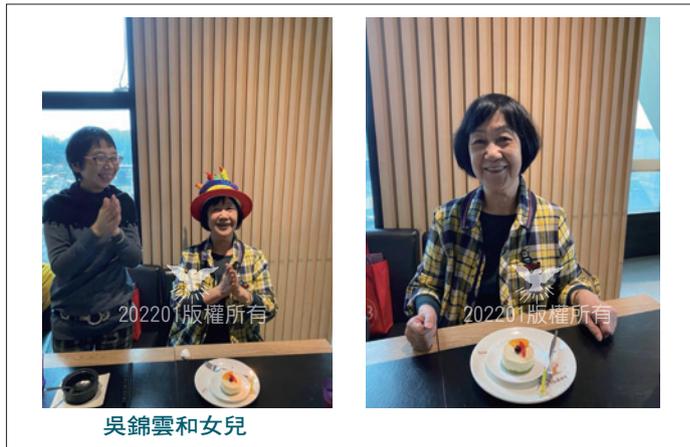


走過死蔭幽谷

文／基隆教會 吳錦雲

先生看到女兒的病越來越嚴重，叫我不信耶穌。那時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，大膽地回答他說：就是神要帶走她，我也不離開主！……。



吳錦雲和女兒

哈利路亞，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我要講的見證是1989年女兒罹患精神疾病的事，本來不敢講出來，是害怕引來別人異樣的眼光，直到幾年前我先生住養老院。有一晚，在睡夢中，聖靈感動對我說：「神給你這麼大的恩典，你居然把恩典掩蓋不說！等你像先生一樣住養老院，或您老到不能走路時，才想要去教會作見證，就已經沒機會了。」之後，我想這恩典只有我知、神知，生病的人也不清楚，而我怎麼能因害怕別人用異樣眼光看我，就不敢出來作見證？這樣是不對的，是愧對神的，絕對不能再拖延了！因此毅然決然勇敢出來為主作見證。

我在未信主以前信奉民間宗教，家裡是做生意的，所以初二、十六都會拜拜。結婚之後，才知道婆婆拜得比我娘家還要嚴重。每個月除了初一、十五以外，只要有偶像節日就拜。每年年初，還要我拿全家人的衣服去安太歲、祭虎爺、蓋雲，還要去臺北恩主公廟拜拜，拿香灰給家人吃。我先生說，婆婆把錢全部花在算命和廟宇的各種祭拜，即使沒錢也要拜。而我是大媳婦，都要聽她的，連我生惠鈴也要給偶像做乾女兒，還煮油飯在安樂市場給人吃，希望為這孩子求得好運。

我的女兒惠鈴，從小就非常聽話，成績也很優異，讀書都不用父母操心。但考慮女兒未曾離開過家，因此讓她就近讀崇右企專國貿科。惠鈴就讀崇右企專的時候，學校有基督教的團契，我再三囑咐她不可參加，因為家裡是拜拜的。但

信仰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

在惠鈴四年級的時候，就因生病無法繼續讀書。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，看見家中酒櫃的玻璃門全壞了，才知道她拿刀跟弟弟打架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才意識到惠鈴的病好像變嚴重了。1989年以後，我開始尋找所有的宗教團體，也帶著她到處找醫生、找廟宇、問乩童、喝符水，一直不斷地尋找治療她的方式。後來聽說一座高山上，有偶像中最大的神，我就帶惠鈴去看。結果偶像說這個病會折磨（孽）她一輩子，沒有辦法醫治。

女兒19歲罹患精神疾病之後，已經有三個月沒有跟我講話，也不會叫我媽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小姑在書店認識一位傳道人叫蘇小姐，她約惠鈴見面後，惠鈴回到家就叫我「媽媽」，當時我嚇了一跳！就問女兒那位蘇小姐拿了什麼給妳吃，或給妳喝什麼飲料？女兒說她們去海邊，沒吃什麼東西也沒有喝飲料。因為這件事，讓我開始感覺好像有神的存在。

在這之後，我很想去教會，但因我先生很兇，又加上婆婆一再叮嚀我，拜祖先的日子不可忘記。某天剛好又是要拜拜的日子，婆婆也打電話催我準備十碗要拜的祭品，心裡覺得很煩躁，所以我故意不拜就提早出門。在路上邊走邊哭，想著我到底要信哪一邊？因我是大媳婦，不能選錯神。當時突然想到，農曆七月要拜好兄弟（普渡），若沒拜都會害怕，那信基督教的人都沒拜，為什麼就不害怕？可見「基督教的神」是比「好兄弟」更有能力保護我們了，所以應該選擇基督教才對吧！於是我決定選擇去教會。後來婆婆跟我說，要信教叫惠鈴自己去信就

好，惠鈴以後會嫁人，而我是大媳婦，將來婆婆死了，必須負責拜祖先牌位，所以不准我去信教。還好公公對我小叔說：「顧活人，不要顧死人。」有了這句話，為了惠鈴的病，我開始去教會，但惠鈴在教會根本靜不下來，一直亂跑，而我到教會也一直哭。直到有一天，惠鈴發病很嚴重，全教會都替她禱告也無效。教會還打電話到臺北專門為人禁食禱告的團體，共有十二人，幫忙禱告也無效，然後教會說力量不夠，需要惠鈴的父親也去禱告才能增加力量。但我先生不肯進教會，認為進教會很沒面子，就叫我將惠鈴送進精神病院；而我只好拜託婆婆去教會幫忙禱告，她進教會看見惠鈴，就說惠鈴是被人放符咒才會生病，但我並沒有得罪人或做壞事，所以不相信惠鈴是被人放符咒。

之後，我就更積極的去找教會，只要聽說哪個教會有特別聚會，或是特別的牧師講道，我一定會去。走遍基隆市和臺北市，無論大小聚會，或是美國來的牧師在體育場的大小講道，我全都去！但惠鈴的病也沒有好轉。有一天，幫我代為照顧惠鈴的姐妹，向我說苗栗禱告山有聚會，叫我帶惠鈴去參加。我帶惠鈴去四天，其中有一天她發病很嚴重，然後就趕快坐火車去馬偕醫院。坐火車的過程中，大家都抓不住她，陪同的信徒和警察包圍著她，出火車站時，就趕快打119把她綁起來送醫院。

第二次苗栗禱告山又有特別聚會，要去五天禁食禱告。其中有一天我回家幫先生開門，留惠鈴一人在山上，隔天中午禱告山的人打電話跟我說惠鈴已發病，叫我趕快過



去。等我到那邊，只看到她一人站在雨中淋著雨，就趕快叫車送去醫院。醫生叫我趕快去辦重大傷病卡才能辦理住院，但那時醫院快到下班時間，我要顧惠鈴又要辦卡，手足無措的我，在臺北大馬路上一邊哭、一邊抱著惠鈴，深怕她走失，一邊哭著拜託路人幫忙辦卡。終於辦好住院手續，但家人不能陪住，所以我只能回家，到家已是半夜了……。過了三天，我母親去醫院看惠鈴，買一隻雞腿要給她吃。那時醫生說惠鈴已經三天無法吃東西，也不認得家人，連我是誰也不認得，也不會洗澡。醫生徵求我同意，是否要用電療（頭），我只好答應，死馬當活馬醫。這段日子我每天以淚洗面，聲音也哭啞了，我先生說不信不嚴重，越信越嚴重，叫我不信耶穌，把偶像再拿回來拜。那時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，大膽地回答他說：就是神要帶走她，我也不離開主！因我心想，我既然生她，她沒辦法自理，我當母親就要一生在她身邊陪伴一輩子，也要一輩子幫她洗澡。

惠鈴住院將近三個月才出院，但病情也沒有好轉。教會姐妹建議惠鈴去參加精兵營，一個月五千元，我就讓惠鈴去參加。結果三天兩頭晚上12點就打電話吵著要回家，不然就纏著那位姐妹吵著要回家，我和那位姐妹都累壞了，被吵得實在沒辦法。最後，這位姐妹才偷偷告訴我，惠鈴的病要好，要去「真耶穌教會」；但叫我不讓教會的人知道，是她介紹我去真耶穌教會的，怕教會的人怪她把自己的羊帶到別的教會，並要我星期六去真耶穌教會，星期日去原本的教

會。而這位姐妹因為在教會有職務，不能離開原屬的教會。

得知這個訊息之後，我開始每週二、三、五、六都去真耶穌教會聚會。那時惠鈴都坐最後一排，從不跟人打招呼，任何人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。但我很深的體會，每次到真耶穌教會，都感覺到神的靈同在，惠鈴的病也一天比一天好轉。而聽了很多神的道理後，才意識到之前的教會並沒有這樣特別的體驗，何必兩邊聚會呢？所以之前參加的教會就沒去了，全心來真耶穌教會，並於1997年5月3日，和女兒同時接受活水洗禮。（以前在其他教會受洗三次，但真耶穌教會是用活水洗禮，還有洗腳禮，根本和前三次的洗禮完全不一樣，所以又接受了這第四次的洗禮，也是最後一次受洗。）

受洗後，惠鈴的病痊癒，也開始去上班了。後來換去臺北內湖上班，該公司週六要上班，無法參加安息日聚會，惠鈴就去一間不是真耶穌教會的教會聚會，週五又特別參加那間教會的讀書會。這樣在外面二年半的期間，病又復發，住院兩次。為了她的病，我只好強迫她把工作辭掉，回來全心在真耶穌教會聚會。感謝神！回來至今，不但病沒有復發，還可正常上班。現在的惠鈴很孝順，也沒有再發病了，可以正常和人接近聊天。我已經找到了真神，從此可以在神家裡蒙庇佑、眷顧，不會隨意再離開真教會。感謝主，求主保佑我們一生不離開主，主也必保守我們一生平安。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的神，阿們！

